# 雪之安魂曲

## 作者: 紅色的北極熊

Powered by 紙言

# 序章

「為何要這樣做呢？放棄了原有的身份和地位，離開原是屬於你，亦本應是你歸屬的地方。最後卻是落到如斯下場，不得安息，值得嗎？」身穿斗蓬的男人正在對一名女人嘆息。

這位男人雖然戴著兜帽，頭髮都被遮蓋著。但仍有些零碎的頭髮隨風飄了出來。頭髮的顏色夾雜一點灰白，暗示著他的年紀，身穿的斗篷的褪色和破爛處代表他以往的故事。他身後十米跟著一名少年—這名男人的學徒。學徒只是靜靜地看著男人和女人的對話，一言不語。

「當然值得，為了他，我什麼都願意，你一生都是獨來獨往，當然不會明白。」女人雖然咳喘著回答但仍不忘挖苦男人，然後慢慢坐在草地上，安靜地看著山下的城鎮。

正值午夜的時段，城內的房屋一片漆黑，大部分人早已熟睡，只剩下掛在門口和窗邊的油燈照著街道以及大自然的月光眷顧著這一切。女人環視城內的每一處，直到目光移到一座樓塔，就停了下來，只專注於那樓塔。

樓塔建於城鎮側旁一帶，靠近女人現在位於的山下。樓塔呈圓柱狀，主身以白色石磚堆砌而成，總共有七層，每一層都設有窗口，窗口框內外都設有油燈供照明，天台亦設有大油燈作為燈塔用途，為黑夜時的來訪者指引方向。

基層至以上兩層較剩餘樓層廣闊，作為主人平時宴客，會議，辦公等用途。

而從第四層開始上去的樓層則設有不同大小的房間供僕人休息及儲存雜物之用。而樓塔旁邊建有一些屋舍：包括作為主人作息的的房屋，守衛休息的哨站及安置馬匹的馬房。

此外，亦有數條人工渠從山上連接下來，把山上的河水輸送至樓塔旁的大型儲水池，再經由不同管道流入城內各處，供應居民日常所需。

這是一個優雅的小莊園。

這裡是她曾經的第二個家。她的丈夫就是這樓塔曾經的主人，亦是這城市曾經的看管者。

霍伯特·莫根林—來自冰地貴族的巫師，巫師這名詞是代表在扭曲大陸少數真正能夠純熟運用魔法的人類，而只會單純煉藥施法是無法成為真正的巫師。他憑著自己的才華與努力成為合格巫師的時候，才只不過二十三歲。是少數雖然身為貴族卻花大量時間去鑽研魔法的異類。憑著巫師身份晉身成貴族的不少，但帶有貴族身份卻去當巫師的不多，更多不能承繼地位家產的貴族子弟更會選擇去成為騎士或學士等貴族職業而非巫師。

然而霍伯特亦不是不能承繼父業的貴族子弟，他是莫根林家族中的長子嫡孫，是名正言順的繼承人。他卻把繼承人的身份讓給二弟，自己跑去當巫師，最後被分封成為眼前這小小城鎮的看守者，居於這以白色樓塔為主的莊園，在此鑽研典籍和管治城鎮內的人民。

霍伯特之所以會這樣做，除了因為對魔法知識的熱愛，或多或少與他的妻子即是這女人有關。她的身份並不簡單—她來自於龍族。

希華菲絲，全名希華菲絲·極光，來自北境龍類的貴族—極光家族。希華菲絲自小就受到優良教育，父母對她的關注更甚於她的弟妹，為的是把她訓練成另一位極光家族的掌權者。

希華菲絲自小就展現非凡的天賦。無論是歷史、語言、魔法甚至是樣貌，都總是高出一截。或許這就是受父母注重的原因。

然而她並不想要這樣，每一位身為貴族的龍就有履行義務的責任，受到更嚴格的約束，受注重的她更要做好自律。即使當時未成年的她亦要隨時準備好自己，非自願學習不感興趣的事物。當希華菲絲渴望有同伴留心她的訴求時，誰都不明白如此優秀的龍竟有苦惱之處，苦的正是自己太優秀。

每一條龍都擁有化為人形的能力，這是龍與生俱來的能力之一。托賴這項能力，讓希華菲絲遇上霍伯特。

那年三十四歲的她遇上十七歲的他。

二十歲對於冰地人而言是踏入成年的時候，超過三十歲更代表已失去青春，真真正正成熟獨立起來。然而龍的壽命至少是人類的兩倍，四十歲對於北境龍而言才算得上成年。就在希華菲絲成年前，她就已經見證過鄰國不少變化，以人類形態混入冰地亦打聽了不少八掛。
當時希華菲絲以人類形態進入鄰近北雪峰的冰地邊境地區以逃避平時的訓練。在郊外，希華菲絲看見正在採集材料的霍伯特。
「噢，是想提煉成治療水嗎？」希華菲絲根據霍伯特收集的材料推斷。

出於禮貌的霍伯特回應了希華菲絲逗趣的提問。就這樣希華菲絲打開了二人的話題，聰明的霍伯特亦很快發現希華菲絲來自於龍族。希華菲絲對於眼前的小伙子挺為欣賞，畢竟沒有多少人能辨認出化成人形的龍，甚至經驗豐富的賢者亦未必能及時看出真正身份。
這令希華菲絲對人類刮目一看。始終人類在其他種族流傳的故事中，往往是愚蠢的代名詞。在過去的三十多年，她亦從未遇見像霍伯特這般的人。從魔法到分享身邊奇遇，二人暢談甚歡，情投意合。希華菲絲感到放鬆，亦從霍伯特身上學到另一番對事物的見解；知道與他談話是一條龍而興奮的霍伯特從希華菲絲身上聽聞到沒記錄於典籍的龍族趣聞。自此開始，二人成為朋友，約定每次在此地相見。

漸漸二人不只會聊天耍樂，希華菲絲會帶霍伯特到北雪峰遊覽，霍伯特亦會親自為希華菲絲擔作導遊，帶她享受冰地特色美酒作為回報。二人的感情就在此中發芽，由當初的談魔法、談趣事到談心，希華菲絲終於有聆聽者。同樣身為貴族的霍伯特，走和其他貴族子弟不一樣的路，不留在父親身邊學習政治事務，不理家族的勸阻，他明白希華菲絲渴望的理想自由。

兩年的時間過去，二人已經成為戀人。然而這時霍伯特需要回去冰地內陸，繼續學習魔法。霍伯特離開前向希華菲絲承諾總有天會迎娶她為妻。

二人見面的次數大幅減少。希華菲絲偶爾會利用飛翔的能力，勉強混入冰地內陸，與霍伯特約會。只可惜是約會時間不多。

霍伯特在二十三歲成為了巫師。同年，他把長子的權利義務交給一直伴隨父親身邊的二弟。一年過後，霍伯特受到冊封，成為了其中位於邊緣地區即眼前城鎮，少數人知道他們的地方的看守者。他很快就娶了希華菲絲，二人合為一體。
看似完滿的背後，希華菲絲卻犧牲了不少事物，包括龍族的身份。

得知女兒與人類相戀的雙親對此怒不可遏，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背叛，是對整個家族的背叛。花了四十年栽培的繼承者卻要離去，白費了雙親的心機；下嫁於人類，更代表失去家族名分。要是和同類結婚，至少希華菲絲能保留自己屬於家族的一定身份地位，還能有望成為家族的領導。因此一次接一次的爭執開始發生。
雙親並不允許希華菲絲的做法，然而希華菲絲立下誓約，放棄龍的身份，要成為了人。
她亦本有這個想法，要和愛人過人類般正常生活，這一步始終要行。

當希華菲絲以名字向着神立誓時，天空降下烈火擊中她。這是無論有多強大的冰龍也不能抵擋的誓約聖火。烈焰燒盡了龍的翅膀，取而代之的是人的雙腳。在火焰中，希華菲絲得到第二次生命，徹底變成了人的形態。自此以後，她再也不能變回龍的形態。
失去了龍的身份，雙親亦只能既憤怒又無奈地把她逐出家族，她在北雪峰亦再沒半點可容之處。
希華菲絲知道哪裡才是她該去的地方。

跟從丈夫到莊園居住，在此侍候他。日照時協助丈夫處理關於城鎮的政務；月掛時則伴隨丈夫讀書，

又或到樓塔天台觀星。很多時，觀星交流的二人感到疲倦，就會乾脆睡在樓塔的房間內。雖然莊園建有主人專用的房舍，然而待在樓塔的時間比待在房舍多。

從人類的角度仰望星辰，她悟徹了何謂渺小。這是在無盡星塵的映下，無論是龍還是人都如此秀麗的她亦自愧不如夜空中的任何一顆明星。三千世界，她亦只是造物主手上一件較好的作品，她要做的只是行該行的責任。這是希華菲絲成人以後體驗到的卑微。

「人類是最高傲，亦是最謙卑的生物；人類是最愚蠢，亦是最聰明的生物；人類是最陰險，亦是最善良的生物。」

希華菲絲總算明白以前長老的說話。她真正以人類雙腳踏足大地，才體會到自己對世界的不足，藉此從心底學會謙卑。一直居高臨下的龍是難以感受如此。從丈夫身上，看到不下於精靈的智慧與高尚品格。

在霍伯特的管治下，城鎮的居民生活大大改善，例如利用魔法知識改裝運送河水的渠道，令河水在極寒天氣下仍能保持液態流入鎮內；為居民更新不合時宜的法律，放寬稅收。盡心履行看守者的義務，以民為本。有次，從首都來訪的皇親國戚認為太維護平民會令貴族利益受損而引起霍伯特不滿，繼而發生爭辯。

希華菲絲出於相處之道，提醒霍伯特需要小心留意處理與貴族階級以上的關係。霍伯特才在以後有所收斂。

婚後的第二年，他們的兒子來臨世上。兒子繼承了父母的血統，雖然立下誓約的希華菲絲失去變回龍形的能力，然而龍的血脈仍然傳承在兒子身上，這是
在遠古就訂立的法則。兒子因為龍血的關係，而擁有變成龍的能力。除此之外，更因具備龍的特質，而比同齡的孩子早熟。雖然兒子是以人的形態出生，以人的形態生活，但他更似母親勝於父親。
兒子以沙彌語命名—希里賽亞，全名：希里賽亞·極光·莫根林。希里賽亞意思為沉默是金。

沙彌語—龍族的古老語言，不只是扭曲大陸有最遙遠歷史的語言之一，更是現今大部份龍族甚至龍皇都不會，幾乎失傳的語言。而能夠以沙彌語起名的命名者就是現在與女人對話的男人—勒赫卡·亡船，龍族的「接渡使」，希華菲絲的乾爹。唯一和希華菲絲還有聯繫的龍。

接渡使—扭曲大陸裏的聖職，為處於彌留之者記下遺言，並且利用穿梭生死世界的能力，為其種族的亡魂引領到安息之地。任何接渡使都要立誓，放棄原本的姓氏，改以亡船為姓。當成為接渡使後，他生命的一半再不屬於原来的身份，而是歸於亡魂，為生命之神作工。要是說巫師是學士和術士結合的職業，接渡使就會是巫師與僕人結合的職業。
半龍半亡魂的勒赫卡在希華菲絲產子後的一天到訪，看到嬰兒的第一眼就以「希里賽亞」命名，為孩子祝福及與夫婦二人交談過後就離去，臨走前叮囑他們小心人類的險惡和千萬要藏好母親和兒子帶有龍血的秘密。
勒赫卡的叮囑是對的。看到現今的莊園就知，樓塔燈火依舊，然而主人已經不是霍伯特。
在兒子七歲的時候，霍伯特受到國王的指令，被調離原有的封地，派去駐守附屬的小島。霍伯特和希華菲絲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於是希華菲絲離開了搬遷的隊伍，自己暗自留在冰地裏頭調查，並依計劃把希里賽亞送到霍伯特的好友貴族家裡，當作侍童。
「親愛的，請緊記不要隨便在人前顯露龍的能力。父親和母親都愛你！」希華菲絲和兒子分開前的最後一句話。
然而一年之後，希華菲絲收不到霍伯特的信件，關於霍伯特的消息已無蹤影。

如今她亦要歸回塵土，未能完成任務。

曾經立下的誓約並不只是以失去龍的形態和能力為代價，更需要付出大部份的壽命。活了五十一年，等於人類壽命大約三十一歲的希華菲絲始終不能逃避誓約帶來的下場。近來的幾年，她亦察覺到身體越來越虛弱。
「是時候要離開。」勒赫卡嘆氣。
「就請你唱歌來送別我吧。」回憶美好記憶後的希華菲絲誠懇請求。
「好吧，看在你份上。你知道的，接渡使本來就不應干涉非自己種族，包括放棄身份之者。」勒赫卡難為地回答，同時揮手示意學徒預備。學徒隨即默念咒語，一件樂器就憑空出現學徒手上。
「開始吧。」希華菲絲躺臥於草地，雙手放在胸口中間，凝望著夜空，欣賞最後一次星夜。

「生於龍之貴族 天生如此聰明伶俐。
雖是初生之犢 眾龍不禁嘖嘖稱奇。
不甘家族安排 離開國家巧遇愛人。
願共走至天涯 立下誓言成為凡人。
為了自由與愛 而不惜捨命。
旁人不知情而嘆一切已定。
始終無悔 即使與君分離。
儘管安息 回歸塵埃大地。」

隨著勒赫卡的歌聲和樂器的伴奏聲，淚珠從那迷人的臉龐滑落到地上，濕潤了青草，溶解了依附草端的冰霜。
「原來你已經在這裡等我。放心吧，我們的兒子過得很好！我有在暗中看護他。」希華菲絲看見天空出現一道彩虹橋，那是往生者才能看見通往黃泉的橋樑。霍伯特就在橋的中間，向希華菲絲申出雙手，迎接希華菲絲的來臨。

隨著歌曲的休止符，勒赫卡停止了由與希華菲絲對話開始時施放的延命魔法，希華菲絲完全閉上眼睛，斷了最後一口氣。
希華菲絲的靈魂離開了軀殼，奔去與霍伯特相擁。最後二人一同臨走前向勒赫卡點頭表示謝意。
勒赫卡報以微笑，表示自己只是盡了該行的責任。

勒赫卡只是目送二人靈魂的離去，因為他知道只有迷惘的靈魂才需要接渡使的帶領，通往安息之地。
其後勒赫卡施起法術，希華菲絲的軀殼被火焰燒成灰燼，留下一顆閃耀的寶石—龍心石。
凡是帶有龍血者死後，被接渡使燒成灰燼，都會留下的結晶體。裡面記載了死者的遺言及希望其他人知道的回憶。其他人只要觸摸龍心石及唸起咒語就能從而得知。
「最後一件事—把它打造成項鏈並且交給她的兒子。」勒赫卡吩咐學徒。

- 註釋：
  莫根林：Morgamlin，位於首都以上的西北貴族；希華菲絲：Hiwakfz，取至龍語，帶有「閃耀」之意；沙彌語：Samengon，源於「沙彌（Samei）」的語言。沙彌是最後一條由造物主創造的龍，名字意思為「結束」；希里賽亞：Helijilja；勒赫卡:Luchaca，取至龍語，意思為「遙遠之星」。

# 第一章 最後之夜

臨近日落的時段，城市—鐵霜城的中央，黑色的鐵圍欄守護著超個三百年歷史的莊園。其中正是城主倫納德·塔羅居住的城堡，而城堡旁的木屋裏，天花版中間掛着一盞典雅的米白色吊燈，其中蠟燭上的火焰照映着下方的圓桌，圓桌旁坐著五位正在高談暢飲的年輕人。他們沒有掩蓋暢談的聲量，只管享受酒精和美食帶來的歡愉。
當第一道曙暮光籍著窗戶折射進屋裡頭，屋子的門被緩慢地推開。
「總算沒有太遲.....哎呀！我的朋友，怎麼這麼不厚道阿！不等我就開酒喝，可別忘記是誰為你們提供這麼棒的酒。」剛進屋的溫斯頓十分不滿。

「誰叫你這麼遲啦！我們的主角後天就要結婚，自挖墳墓。說好要準時，為他舉行最後的單身派對呢！」
婚禮的主角正是旁邊城主的兒子—雷蒙德。作為家族繼承者，婚姻除了代表愛情與獨立外，在貴族中更是傳承的象徵。宣告其族的身份地位將能藉日後的子孫延續，不至斷絕。

「放心吧，我為你留下了至少一杯酒。」雷蒙德指著桌上的一杯啤酒。那啤酒被直徑如手掌般大的玻璃單耳杯裝滿，杯中透露迷人的金黃色，而頂部的三成都被白色泡沫充滿。如此誘人的黃金比例，試問有誰看到而不會一飲而盡，何況剛辦完事的溫斯頓正覺疲累，需要一杯飲品—例如啤酒以作慰勞。
「怎好意思呀，勞煩新郎大人親自為我留酒。」溫斯頓急不及待走上去，舉杯就喝。
「乾杯！」
「該死的！你們在裡面加了什麼！怎麼這麼嗆辣！」溫斯頓喝了下去才發覺被這班豬朋狗友作弄。
「我們就只有你遲到，不作弄你還可以作弄誰呢！」愛德華辛苦忍著笑才能回答。
「沒甚麼東西，只是把你上次帶來的南國辣椒粉加了進去。」
「你們這班混蛋.....」溫斯頓沒氣的回應。

「好了好了，這才是真正留給你的啤酒。」雷蒙德從桌下拿出另一杯酒給溫斯頓，酒的外貌與剛才一杯沒太大差別，但肯定裡面沒有添加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來吧！一同乾杯！」布萊茲高喊。
「乾杯！」隨著酒杯清脆的碰撞聲，為雷蒙德而設的兄弟之夜正式開始。
「最後的單身之夜！」雷蒙德舉著酒杯，低頭微笑搖搖頭。

雖然婚禮是在後天舉行，但是根據冰地婚姻習俗，兩位新人必須在婚禮前一天的日出之時分開獨處，靜心禁食禱告，向上帝祈求賜福。任何人都不能打擾二人，二人亦不能接觸任何人，否則證婚者是有權宣判婚姻無效。在平民之間，這樣的習俗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完全遵守，知情的證婚者都會半開眼處理。然而貴族效忠於皇室，須遵守律法與傳統以維持禮制，違反者將甚至面臨奪爵懲罰。所以婚禮前天自然成為貴族的最後能夠以單身的身份狂歡的一天。
「感激你們！」
「作為兄弟，這些話不用說出口！」基斯回答。

作為主角的雷蒙德不禁慨嘆時光的飛逝。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己不經不覺在結束成人禮後的第五年，就要與愛侶邁向婚姻。身旁的五位自小玩在一起的摯友，如今要送自己一程。因將要背起家庭的擔子，日後的自己須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心機和時間去工作，還要隨時準備自己，繼承父親的領主權位，不能再如往時正常聚會，繼續作樂。畢竟家庭與朋友之間，總須作出抉擇。
想當初，這裡五位摯友雖無血緣關係，卻有如兄弟手足，少了誰也不行。

還記得第一位認識的兄弟—愛德華·泰勒，衣商之子。身為鐵霜城的護城貴族，雷蒙德自小跟從父親與城內的上流社會打交道。馬克·泰勒作為城內的一等製衣商人，城內不少的衣物均是由其製衣廠生產，再運送銷售城內每處，亦因此在城內積聚不少人脈。倫納德因此定期到訪泰勒家，建立關係。雷蒙德五歲那年，馬克的兒子愛德華亦因為兩家的交流成為了雷蒙德第一位朋友。

而第二位兄弟則是在雷蒙德七歲時認識—奧斯蒙，父親收養的流浪兒。以前父親從首都結束上訪後，在歸途中遇上的孤兒。據父親描述，當時看見這位孤兒衣衫襤褸，連自己姓氏名字亦沒有，於心不忍而把他收養回來，並且為他命名作奧斯蒙。雷蒙德當初並不太想接近奧斯蒙—因為奧斯蒙有著一頭鐵霜城內不常見的銀髮，這令年紀還小的雷蒙德感到不安與抗拒。

現在看回奧斯蒙.....雷蒙德不禁笑了起來，這位兄弟已經喝到臉紅，一頭伏在桌上發呆，沒有出聲，哪如當初帶來的壓逼感。

大概過了不久，基斯以作為侍童的身份來了家裡，服侍家裡每位，跟從父親學習。基斯與雷蒙德、奧斯蒙的年紀相若，比他們稍為大點，因此偶然會充當大哥的角色，替主人即是倫納德照顧他們。儘管雷蒙德與基斯從一開始是主僕關係，然而二人早就沒在意禮節。如今已成為騎士的基斯原須為主人家準備保安措施及接待由別地到訪的婚禮來賓，雷蒙德基於友情，不想在最後的單身之夜缺少任何一位兄弟狂歡，而向父親請求讓基斯提早離開崗位，好令基斯能參與其中。
「記住！婚姻並非想像中般美好！」微醉的基斯開玩笑般吐說。
「很多事是外人不知的，自己心裡苦。別看我大男人一個，偶然還要受老婆的氣！」
「身為騎士的基斯大人，還有事能困擾你哦。」布萊茲調侃一下。
「哈哈！不過我還是很愛她！」
「就知道你是在炫耀！」
「來吧！再乾杯！」雷蒙德歡呼。
「希望我的婚姻生活過得比基斯好！」
「別發夢啦！」

「該死的！差點忘記！我剛帶了一箱美味的青葡萄，放在門外。」溫斯頓連忙走出屋外，然後把那箱青葡萄趕快地拖進屋內。

那箱青葡萄挺大的，高度大概接近成年男子的腰間。已經被冰霜附上的箱子用了木板組砌，板與板之間的細小縫罅透露出青葡萄獨特的香氣。

「希望沒有凍壞。這葡萄你們必須一試，這是我從外地帶回來的種子種植的。美味多汁，陣陣的果香在口腔不斷徘徊。」

「嘩！這麼多，你要我們怎吃光呢？」伏在桌上的奧斯蒙聽到有美食立即回過神來，雙眼發光般注視木箱，尤如野獸發現獵物。語氣雖然略帶嫌棄，身體卻很誠實，不愧是老饕。
「有你這位酒商朋友真好！」

「不錯喔。外皮表面完整，沒有腐爛；發出的氣味帶有花香；而吃下去後，味道久而不散，徘徊口腔之中。可惜的是略甜一點，吃完後的喉嚨容易乾涸。幸好還有美酒中和。」奧斯蒙吃過葡萄後，又再斟酒喝。

溫斯頓的家族經營酒業，擁有自家農場種植原料及釀酒。其葡萄酒雖然不是在城內最暢銷的酒，但仍在城內有數一數二的名譽。當初溫斯頓一家移居到鐵霜城，經營酒業。多虧雷蒙德向父親推薦，才造

就一等美酒的誕生。
「對了，想起當初雷蒙德的作業由奧斯蒙和我代勞。」布萊茲說起舊事。
「地理歷史由我負責，其餘的則是由奧斯蒙負責。」

「那些黑歷史別提啦！」雷蒙德立即大聲回答，試圖遏止布萊茲說下去。儘管大家都知道這些所謂的「黑歷史」，每當談到各人的糗事，大家仍然會不厭倦地討論。布萊茲亦不負大家所望，高聲講下去。更正確的說法是：沒有理會雷蒙德絲毫半點感受，沒有掩飾的取笑下去；有良心一點的話—還是會繼續取笑，然後可能會隨便說句象徵式道歉。當然，已為成年人的他們會拿捏尺寸，不會做超越底線的事。

現為家臣的學士布萊茲，曾經與雷蒙德待過同一學堂。還是少年的雷蒙德並不愛學習，尤其是需要閱讀一大卷典籍的學科在雷蒙德眼中更是厭惡。與其他正發育的男孩一樣，愛玩的雷蒙德更樂於找基斯練習切磋武藝。做不到的功課當然要找人代勞。

「那時約定好，每次以十鐵枝為薪酬。我當時心想還不愧是城主之子，這麼闊綽。怎知做了三次以後，城主就派人捉了我和父親回城堡。一去到，就看到雷蒙德臉紅哭著跪在地上寫悔過書，差點連鼻涕都流了出來。奧斯蒙站在旁邊低頭看著。這時城主大人走了出來—」

「你父親不斷跪地求饒，求我父親放你一馬。」雷蒙德不甘示弱，打斷布萊茲的故事，嘗試把焦點轉移。

「對啊，那時我也很害怕，怎知城主大人只是斥責了奧斯蒙和我幾句，叫我父親把我管好，然後就讚賞奧斯蒙和我極有天賦潛質，臨走前還獎賞了我三銀楓，比你那三十鐵枝還要多。」
「哈！到頭來，真正受罰的只有雷蒙德一個。」布萊茲大笑。
「那時我跟隨城主大人身旁，也目睹現場狀況。雷蒙德的樣子真好笑！」基斯附應。
「可惜就只有我不在現場。要是我能重回過去，看一次事情經過，會有多好呢！」愛德華羨慕。
回到過去？雷蒙德有時也希望如此，年少就是這麼輕狂，不分時代。年幼聽著作為榜樣的父親陳述年輕往事，跟著會幻想長大後的會有多麼自由，誓要幹一番大事。
其實不只雷蒙德會這樣想，在場的每位朋友也有這般想法。

只不過當成長了，卻發現了現實的殘酷，為了迎合社會生存的法則，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觀念、原則、對所珍視的事物的看法。時間就是小偷，偷走了幻想中的美好，亦把友情逐漸消磨。

眼看由小到大的同伴有了自己的伴侶，依賴的對象不再是他們，大家的路途越走越遠，漸漸出現隔膜代溝。已婚的基斯對此最了解不過。
「哼……哼哼……」突然傳出一陣哭聲。
大家目光都轉向奧斯蒙身上，只見奧斯蒙雙眼通紅，熱淚盈眶。
「別這麼婆娘啦，大家都心照不宣，你還是要表現出來。」基斯開玩笑般說出，心卻緊了一下，始終沒人能逃避內心的想法。
「只是……有點感動而已。」奧斯蒙連忙回應。
「哈，又哭了。」愛德華又談起舊事—就在為基斯舉行單身之夜時，奧斯蒙也是如此般感動流淚。

在這裡眾人中，奧斯蒙最親近的朋友是雷蒙德、基斯。這對他們二人也是如此。可能是大家都曾居住於同一城堡生活長大吧。
「現在你們就是騎士，切記須謹守誓言，守護家園。哈哈！」
這番話出於還是年幼的他們的口中。

小時的男孩總有一個騎士夢，總是幻想自己受到冊封，四處征討；然後甚至再受升封，擁有一大片領地，受人民愛戴。即使明知如無意外，他們將肯定會成為所謂的領主和騎士，因為他們一早走在被註定的道路，但是這並不能扼殺屬於童真的幻想。城堡裏三人年幼的時候就是玩著這些扮演遊戲。當然，作為未來的領主及騎士，玩樂的時間不會比一般人多，亦因此令到兒時的歡樂記憶如此深刻。
「好了好了，別哭啦。我們還是談回些開心事吧。」布萊茲連忙打回完場。
「後天的艾譜莉會是甚麼模樣呢？」雷蒙德十分期待。
「別炫耀啦！」

即使有這班好朋友支撐扶持，然而唯有伴侶能陪伴自己走下半生，只有伴侶能無時無刻陪伴自己。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或者散後有再會一天，但始終另一半不離身影。年少談論夢中情人時，還信誓旦旦，保證絕不重色輕友。長大後還不是各有所向，一旦與異性有約會，就不理兄弟一早約定好的活動，而聊天的話題有多少次是不涉及異性呢。這就是雄性動物的天性。還好大家都是明白事理的。

艾譜莉—雷蒙德的未婚妻，當初雷蒙德還花了不少苦頭才追求到的優雅小姐。她是城內不少男性的夢中情人。她的歌聲能夠安撫破碎的心靈，她的笑容能夠令人忘記憂傷。她長著一頭罕有的棕紅色的中長髮，這更突顯她不凡的氣質，感覺猶如萬綠中的一點紅。當初由朋友逐漸成為情人，再到如今將要結婚。這些的發生在雷蒙德心裡就好像昨日往事，於是他忍不住細想回憶。
「時間過得真快。」雷蒙德不禁喃喃自語。
實在太有「驚喜」了，明知事情會發生，但仍無法壓制心中興奮和期待的情緒。
「喂！醉了嗎？該醒耶！別忘了你還要留精神待日出之時獨處守身。」基斯拍一拍雷蒙德的膊頭。
「我覺得你一巴掌狠狠拍落他的臉會比較好，這樣他會更清醒。」愛德華提議。
「我沒醉啦，只是在想一些事啦。」雷蒙德立即從發呆的狀態清醒過來，以保護自己帥氣的臉孔。
「來吧！既然沒醉就繼續乾杯喝酒！」奧斯蒙舉杯歡呼。
「那就來吧！」
喝酒的環節不能停下來，必須持續到結束為止，就讓歡笑夾雜當中渡過這晚上吧！

「今天的夜色格外動人。」雷蒙德望向窗戶，在轉頭望向已經臉紅，癱在椅子上的朋友。這已經不知過了多久。
「在我眼裡今天的夜色格外淒涼—你可別忘了我們這班兄弟哦！」奧斯蒙對雷蒙德說。

「哪有你說得這麼嚴重！結婚而已，又不是離別，我們還會如平時經常見面呀！真懷疑你是不是同性戀，講出如此的話。你是不是愛上我呀，這麼不捨得我！」雷蒙德大聲回應。
「哼。」
「噹—噹。」一股鐘聲傳出。

這是代表踏入午夜凌晨的鐘聲，代表新一天開始，亦代表距離日出之時還有一段時間。眾人也為此連忙道別離開，讓雷蒙德能好好休息，以集中精神去執行傳統禮法。
「再見了，期待明天的盛宴。」這是朋友最後臨走的話。
「呃！對了，我今晚也不回城堡睡了，讓你更能集中精神，哈哈！」奧斯蒙補充一句。
「再見了！今天謝謝你們！」雷蒙德衷心感激。
目睹朋友的離開，雷蒙德突然產生莫名的失落感。
「是今天玩得太開心嗎—不管了，趕忙去梳洗睡覺吧！我還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 註一）冰地貨幣單位為金梅、銀楓、鐵枝、分錢（比例為1:20:600:2400)

1金梅=20銀楓、600鐵枝、2400分錢

1銀楓=30鐵枝、120分錢
1鐵枝=4分錢
1分錢=現實約0.5元美金
註二）鐵霜城的居民以黑髮佔多，其次是金髮及棕髮，然後是紅髮，最少的是白髮、銀髮以及其他髮色。而在首都「雪林」則是金髮及黑髮比例平均。

# 龍語（發音）

　發音：
母音
H W L C D M G
子音
i f z a u o e r k
1*當連續兩個詞皆帶有z音時，第二個詞將不發z音。
1.e.g 原句：DoriDor Mez Waz.（我要回去了。）
實際發音：DoriDor Mez Wa.
2*當a作為尾音，而相連字詞以C音開首時，尾音a會變成e音。
2.e.g原句： XX Sa Waz WaCi HaWo DaLo.（我的名字是XX。）
實際發音：XX Sa Waz WeCi HaWo DaLo.
3*r為尾音時，同時會成為重音。

# 龍語：基本文法（一）

語序
第1語句）verb - subject（動詞 - 主語）
動詞與主語之間連詞（conjunction）
HiLi、HaWo、Mez
*連詞，作為連接動詞與主語的用途，沒特別意思。
e.g. DoriDor HiLi DaE.(意思：他歸去了。)
DoriDor-歸去、回去、返回
DaE-她、他、它
連詞: HiLi
第2語句）object - subject - verb（賓語 - 主語 - 動詞）
賓語與主語與動詞之間會使用連詞（conjunction）
*採用第2語句時，會根據輩份採用不同連詞（僅用於賓語與主語之間；至於主語與動詞之間則會沿用第1語句的連詞）
*輩份連詞亦如上，僅作敬語之用，除此外沒特別意思。
平輩之間對話的連詞：
KeLe、HaWo、Sa、Le
e.g. CeLi Sa Waz HaWo DuLor.(意思：我愛你。)
CeLi-你（指朋友、家人）
Waz-我
DuLor-愛、付出
連詞: Sa、HaWo
上輩對下輩對話的連詞：
FaSa、SaLa、Dor
e.g. GuMo WaCi FaSa Waz Mez SeGu Fe.（意思：告訴我，你的名字。）
GuMo - 你（指陌生人、不太熟絡的人）
WaCi - 名字
Waz - 我
SeGu - 告訴、求問、得知
Fe - 表示疑問
連詞: Mez、FaSa
下輩對上輩對話的連詞：
SiLi、MeDi、We
e.g. SeiLai SiLi Waz HaWo Wor.（意思：我完成了任務。）
SeiLai - 任務、工作、重要之事、緊急
Waz - 我
Wor - 完成、結束
連詞: SiLi、 HaWo

# 第二章 最美之日

「叮噹—噹—叮噹」代表中午的鐘聲敲起，亦代表人生大事的時候終於來臨，昨天經歷了獨處禁食的二人亦已經打扮完畢。這天的鐵霜城亦充滿歡樂的氣氛，城主之子結婚對於不少居民而言亦是值得紀念之事。不少居民亦為了八卦而早站在婚禮巡邏路線及旁。不僅只是為目睹新婚二人的風采，亦有人是為了嘗試一睹其他貴族來賓而來。以城主納倫德的地位，其子的婚事受到其他大貴族甚至皇室成員的光臨並不足為奇。

「都準備好了。」作為是次婚宴護衛隊司令的基斯向城主倫納德匯報，他剛親自巡視了整條婚禮巡邏路線，確保做好保安措施，保護新婚者和其他來賓的安全。

「有勞了，婚宴的時候我會盡量讓你和手足們都停下來休息，好參與其中。」納倫德滿意地回應。

「那我先退下了，一會見。」

「我們的兒子終於要結婚了！」倫納德對旁邊的妻子艾維感嘆。

「是.....是的。」艾維的雙眼已被淚水充滿。

「哈！要哭就快點哭吧，快點讓眼淚流乾，等等別讓兒子看見，令他尷尬。」倫納德表面仍很堅強，但亦開始擋不住淚水的侵襲。

在雙親的心中，兒子終於長大了，真真正正的長大，要學會承擔家庭，當一名男人。在之前，雷蒙德在雙親眼中只是男孩而已。

「好了，快點去看兒子情況如何，別耽誤大事。」納倫德連忙抹走眼淚，撓著艾維的手臂一同走向兒子所在的房間。

推開房門的一剎，倫納德和艾維都差點驚呆了。所看到的兒子今天猶如陌生人，雖然因為工作及身份關係，經常會看見兒子正正經經的樣子，但這刻兒子的妝容是有史而來最正經，最好的，讓人感受到所謂男人該是如何。

把頭髮梳起，穿上傳統的冰地正裝服飾，由上衣至外袍、下褲、腰帶再至鞋子，每一件都是乾乾淨淨，沒有一絲微塵。

「真是感激不盡！」倫納德對負責兒子裝扮的禮儀導師表示謝意。

「我為你感到自豪！」倫納德擁抱了雷蒙德一下。

「我會努力的！」雷蒙德擁抱雙親。

雷蒙德在雙親的陪伴下離開城堡，獨自踏入馬車，開始邁向婚宴場地。

「加油呀！祝新婚愉快！」途中不乏旁人的歡呼。

兩位主角已經先後分別到達了婚宴場地，只是暫時分隔開，二人還未能見面。

隨著象徵婚禮開始的風笛聲的吹奏，來賓們都肅立起來，恭迎新人們。

根據婚禮習俗，新娘先踏入場所，然後是新郎。

「嘩！」眾人都驚嘆新娘的美貌，艾莉譜本來就很高貴，而現在經過悉心的打扮更艷麗動人。扎起髮髻，抹上淡薄的胭脂和眼影，穿著繡上鹿和雪花紋的傳統藍白大衣長袍。

「間中聽說過鐵霜城這位女人，想不到真的如傳聞中美麗！」某幾位來自鄰城的貴族子弟竊竊私語。

「真好命呀！」

「麻煩尊重一下！」奧斯蒙對他們無禮的行為小聲斥責。他絕不容許有人在兄弟的婚禮上無禮。這班貴族子弟自知理虧，亦只好閉上嘴，留心婚禮的舉行。

艾莉譜走到證婚者面前停下，默默等待新郎。證婚者是位教育了二人多年的老導師瑪拉基。

「有請新郎進場！」瑪拉基用低沉並沙啞的聲音呼喊。

雷蒙德終於入場，看見一個個來賓把目光投向自己，最盡頭是艾莉譜背着自己站著，於是不禁緊張起來。

「她今天會是怎樣呢？」雷蒙德心想。

雷蒙德慢慢走向艾莉譜身旁，雖然面向瑪拉基，雙眼卻是斜視艾莉譜。

「咳.....咳咳！」瑪拉基向雷蒙德暗示要專心。

「很感激各位光臨艾莉譜與雷蒙德的婚禮！先把掌聲給予一對新人！」

掌聲過後，瑪拉基也終於示意新人能夠互相對視。

「終於！」雷蒙德鬆了一口氣，對艾莉譜笑著。

「我也是！」艾莉譜笑著回應。

瑪拉基用手勢示意來賓可以坐下後，然後開始述說關於二人成長的故事。

「見證著你們的成長.....」

「那時雷蒙德並未如現在般成熟，反倒是艾莉譜一直保持穩重.....」

「其實我也挺驚訝他們竟然能在一起.....」

「還有還有.....」

瑪拉基雖然年老，但仍然滔滔不絕，好像不說夠半天不心死。還好作為證婚者，是需要準備好稿詞的，故事長度一早拿捏好，不會太長而耽誤時間。

「現在就讓詩班為新人們獻唱！」

說完故事，接下是詩班唱詩環節。新人們亦可以暫時坐下來，只是須要分開坐。

負責彈琴的是布萊茲，也是雷蒙德今天看見的第一個摯友，其他摯友都被來賓們掩蓋，暫未能發現他們。布萊茲全神貫注，務求把最好的表演送給兄弟，這令雷蒙德不禁感動起來。

感動的不只是新郎，看著為自己高歌的姊妹，新娘眼睛更是閃動著淚光，加上前面瑪拉基回憶關於他們的故事點滴，艾莉譜好不容易強忍淚水到結束。

表演環節完結，終於是重頭戲的開始，新人們已經就位。

「請在場各位站立！」瑪拉基高呼。

「有請新人們的雙親送上戒指！」

艾莉譜和雷蒙德的雙親走上前，兩位父親拿著戒指盒，而母親們則是撓著丈夫的手臂。

「感謝上天，能讓這對情侶今天站在這裏！你們要切記婚姻是神聖的，無可取替！你們接下宣讀的誓詞據受法律約束，不能違背。你們亦須以性命作誓，一旦確定，就必須遵守，直至任何一方離去。」瑪拉基最後一次叮囑。

「好了！有請新人們宣讀誓詞！」

「妳是否願意作我妻子嗎？陪伴我走過餘下的一生。無論貧窮、富貴、疾病、健康，不論頂點還是低谷，妳也願意陪我渡過嗎？我也必以多倍的努力作為回報，致力讓你成為世上最幸福的妻子，陪伴你一起歡笑，一起流淚，至死不渝。」

「我—我願意！」這時的艾莉譜已經感動得泣不成聲。

「那你是否願意作我丈夫嗎？陪伴我走過餘下的一生。無論貧窮、富貴、疾病、健康，不論頂點還是低谷，你也願意陪我渡過嗎？我也必以多倍的努力作為回報，致力讓你成為世上最幸福的丈夫，陪伴你一起歡笑，一起流淚，至死不渝。」

「那是當然的！我願意！」雷蒙德燦爛地笑著回應。

「有請新人們交換戒指！婚戒象徵著生命的連結，你們彼此交換代表把自己的生命交予對方，大家互相掌握並且牢牢鎖緊對方的心。」

當雷蒙德為艾莉譜套上戒指時，艾莉譜再也忍不住淚水，一滴一滴淚水從臉龐流下至上衣。喜極而泣的艾莉譜花了數分鐘才能把戒指套上雷蒙德的左手無名指。

「在上天及眾人的見證下，恭喜你們已經成為合法夫婦！現在你們可以—」

「哇！太幸福了！」來賓都喧嘩起來。

瑪拉基還沒把指示新人可以接吻的話說完，艾莉譜和雷蒙德已經早一步主動接吻。兩張嘴唇猶如被蜂蜜黏著，互相感受著對方的體溫和內心，再冷的天氣也遮蓋不著內心的火熱。接吻時間雖然只有幾秒，但二人腦袋此時幾乎空白，幾乎聽不到包圍二人的喧嘩聲，只知此刻，他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這幾秒猶如一個世紀般長。

「真是的！只可惜不能再有下次，無法斥責你們下次要注意禮儀。」瑪拉基開玩笑般隨便說了新人一句。

「現在有請雙方父母發表一下感言！」

「看著兒子長大，我很自豪。在我記憶中，他昨天只不過是個男孩，看著他禁食獨處歸來，餓著肚的樣子十分幼稚，想不到今天搖身一變，成為頂天立地的好漢，。還記得當初他成年時，我語重心長向他訓示成年並不意味能成熟起來，要找到值得追尋事物，並且不惜代價守護，這才算得上成熟。吾兒呀！你今天做到了！」

「當太太誕下艾莉譜的一刻，我很擔心她的未來。在充滿試探的社會，我很害怕她會結識到不良朋友，尤其知道女兒有眾多追求者時，更因為自己是男人的關係，我很清楚其他男性的想法，我很害怕她會被傷害。就在他們剛剛接吻時，我的心快要跳出來—雷蒙德！不管你是什麼身份，要是對我女兒不夠好，我保證令你生不如死！」

「聽到沒有，到時我也不會幫你的，母親也是。親家你放心.....」

「果然了解父母心情的就只有父母！」

「哈哈！」來賓們都忍不住笑。

父母感言環節結束。最後是祝福環節。

「願上天賜福予這對新人，無論何處何時可事，希望這愛情都是忠貞不渝！願這對新人孕育優秀的孩子，不求能成就如何大事，但望能夠擁有正直品格，行為端正，貢獻社會！願這愛情永不淡化，就算出現了親情，仍然望能謹記這天作出的承諾，不會忘記今天的甜蜜！願上天祝福！」

婚禮終於結束，新人們須離開場所，坐上開篷馬車，在城內巡迴一陣，接受公眾的祝福，接近黃昏之時就會返回場所，舉行婚宴。

「拜託了！麻煩你了，基斯。」離開了場所，雷蒙德總算見到第二位兄弟，負責保護他們安全的基斯。

「有我在，你們放心。」基斯笑著輕拍雷蒙德的膊頭，然後神情嚴肅回到領頭位置，帶領列隊出發。

途中沒出什麼大事，只是有位存心鬧事的居民試圖闖進列隊當中，不過在嚴密的防守下，這位居民的樣貌沒被新人們看見，就已被攔截下來，巡迴總算順順利利完成。返回場所，新人們經過短時間的重新打扮：雷蒙德換上較輕鬆的服飾；艾莉譜亦換上另一件繡著蝴蝶花紋的長袍—蝴蝶帶有重生

的意思。

終於要開始盛宴!

雷蒙德總算找回其餘兄弟。雖然把他們安排坐在角落附近，但其實是為了能更盡興歡暢而不影響其他來賓。兄弟們亦很滿意這安排。

「待會別喝太醉，我可不能扶到你們回去哦！」雷蒙德笑著說。

「放心啦，我可是千杯不醉！」溫斯頓反駁

今天看到的兄弟都是打扮正經，給足面子。愛德華作為衣商，其衣服裝扮無可挑剔，就連這對新人的婚衣都是由他當度身製造；溫斯頓收起因平時酒業生意所產生玩世不恭的形象，改以正經形象尊重場合；布萊茲作為家臣，有著出人的智慧，其裝扮是最符合婚宴場景；奧斯蒙把平時披散的長髮束成馬尾，他平時執行公務時並不會這樣做；基斯的打扮肯定是最正統—穿著專門用來參加盛宴的軍服，畢竟他還在執行修護婚宴的職責。

簡單說了幾句話，雷蒙德回到主人席上，那裡還有其他大人物須要應酬—包括王子一班皇室成員。

「很遺憾父皇忙於政事，並不能到場為你們祝福。他吩咐必須把這對酒杯送給你們。這酒杯有著.....意義。」王子把禮盒雙手奉上。

「不要緊，這樣才是我們每位心中的好國王！哪天我們到首都一定會親自好好多謝他。」

「呀！對了，這就是鐵霜城的特色美酒，真好喝耶！」王子回答。

一陣的應酬完畢，接下來是朋友們的感言環節，來賓都很好奇透過新人最親近的人會八卦到什麼。

「那時我心想不是掛！雷蒙德怎配得上妳.....最後到現在證明我是錯的。祝福你們，加油！」首發言的是艾莉譜的閨蜜，一向喋喋不休的莉莉。

「新娘和我由小玩到大.....」接下發言仍是艾莉譜的姊妹。

「你可別欺負她哦！記得每晚親自為她溫熱一杯牛奶！」再之後發言的還是艾莉譜的姊妹。

「別離開我們啦！」

不知過了多久，雷蒙德的兄弟終於爭取到發言權。

「雷蒙德，你可慘了，別得罪女人呀！」基斯結果上來第一句發言是這樣，引起台下的笑聲。

「作為兄弟，不得不提點你.....」

「沒什麼好說的，不過想看你在愛情的墳墓能支撐多久！」對比新娘的姊妹團的感性發言，新郎的兄弟團的發言比較幼稚和幽默。

「你年少的賭約還未執行呀！都要撐起頭家了，還不兌現！都什麼時候啊！」男人就是愛提起那些無聊趣事。

「好了！現在有請新人們交換禮物！」剛第一個發言，同時擔任婚宴主持的莉莉呼喊。

交換禮物也是冰地傳統婚姻習俗一環，通常留待婚宴進行，新人互相交換禮物，寓意祝福和期望。

先送上禮物的是新郎，雷蒙德把鑲著藍寶石的銀項鏈送給艾莉譜。

「我要妳成為最幸福的妻子，就如這寶石般在世上永恆閃耀，不會因為我自身的公事耽誤您。」

大多在場的女性已被項鏈吸引，然而接下來新娘的禮物更是令所有男性驚呆—刻上符文咒語，以「隕跡」打造的魔劍。

「隕跡」是一種經由魔法打造的特殊金屬，擁有極高硬度，不易變形。亦能刺穿劈開其他高硬度的事物，例如龍的鱗甲。能夠製造出隕跡的人不多，更莫論還要把隕跡打成劍，並且刻上符文。畢竟這需要極高的魔法知識，然而魔法不是一般人能夠接觸到。這就是導致隕跡稀罕的原因，就連王子也記不起國庫是否有隕跡製的兵器。這魔劍雖然並非一手，但無論如何，在大部分來賓眼中，其價值完全不是幾條寶石項鏈能比。

「願你如此劍繼續勇往直前！為我們的家清除任何障礙！」

面對太太送上如此貴重的禮物，雷蒙德對自己送的禮物感到不好意思。

「沒關係啦！我很喜歡！心意是最重要的！」艾莉譜很高興地向來賓大聲宣示。

交換完禮物，新人們開始發表對今天的感想。

「首先很感激的是我一班兄弟，愛德華和溫斯頓分別提供了我們今天所用的服飾和美酒佳餚，還有基斯默默地看守，確保所有人安全。布萊茲在婚禮的表演實在有夠精彩。對了！聽說奧斯蒙你等會為我們準備了煙花表演，真是十分期待。接著是太太的父母和閨蜜們，我不在她身旁時，都是妳們陪伴她！須多謝的還少不了我的父母，是他們為我樹立榜樣.....最後當然是我的太太艾莉譜，多謝妳嫁給我！」

新娘也是發表了類似感言，接下就是奧斯蒙指示眾人出外，欣賞煙花。

「三！二！一！」倒數完畢，煙花被發射出來，顏色璀璨奪目，形態多變，在黑夜中閃耀。眾人都為此讚嘆。

「這完全是皇室御用煙花師的水準！」看過不少煙花的王子亦很激動。

其中最令人歷歷在目的是一款煙花彷彿蝴蝶般，在天空拍動翅膀飛舞。

「我愛妳！」

「我也是！」

新人們在此刻的美景感動無比，相擁接吻，願時間在此凍結下來就好了。

# 莫根林家族的起源

莫根林家族—冰地裏一支古老貴族，其主要分封地位於冰地內陸西北處，亦即是首都雪林的以上。而與大部份的冰地貴族不同之處—其莫根林家族第一位主人是位女性。
和不少當初遷移到冰地的初代人一樣，莫根林·克拉克Morgamlin·Clarke亦是一名來自南國的罪犯，流亡至冰地，而其罪名為私自研究及使用黑巫術。

莫根林·克拉克亦本是南國貴族的一員，克拉克家族一直以學術文化濃厚，對知識瘋狂渴求而著名，不少出自該家族的子弟都成為學士，為不少高階官員甚至國王效力。莫根林·克拉克似乎繼承了克拉克家族的天性，莫根林·克拉克從小就不斷探索魔法知識，當對魔法的理解到了瓶頸時，她轉向研究黑巫術—被禁止使用及研究、使用代價極高及極其危險的魔法。父親曾發現她的研究，便警告過她，勒令停止，否則便會驅逐她。然而這並不能制止莫根林的瘋狂，莫根林還是暗地裡進行活動。

終於在一次黑巫術的實驗中，莫根林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悲憤的父親毫不猶疑向國王舉報了莫根林。莫根林被除去姓氏，及被判死刑。在行刑前數日，一位神秘人打倒看管莫根林的守衛。莫根林自此開始逃亡的日子，一番波折終於踏上冰地。

那時的冰地仍然十分落後，資源貧乏，甚至未有鐵霜城等邊境領土。但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莫根林很快搭上當時的大酋長，亦即是日後的國王，利用魔法協助擴張領土，開採資源。

在酋長成為國王後，作為得力下屬的莫根林受封成為冰地貴族，當冰地國王稱呼莫根林為「克拉克」時，莫根林一口否認其克拉克家的身份，並指直接以「莫根林」作為姓氏即可。
「莫根林家族」亦是從此開始流傳其歷史。

# 龍族

扭曲大陸的龍族主要居於東南西北方的極端：北方的北雪峰；南方的日原；東方的櫻夜島；而西方的龍並沒有明確的居住地，同時因其數量少、族群分散及沒有明確的王管治而被稱為「野龍」。
北方和南方的龍的姓氏大多以當地自然為主。北方龍姓氏例如有：極光、暴風雪、冷雨；南方龍的姓氏例如有：陽焰、海風、沙塵。
其中兩方的王均有專用姓氏：北方為「北冰」；南方為「南火」。龍成王後，原本的姓氏會成為中間名，改用專用姓氏，而其未成王的子裔則仍使用其原本的姓氏。
在北方龍和南方龍中，兩族的龍結婚後，誕下的子女亦會以父母其中一方的姓氏作為中間名。因此龍王一般會擁有兩個中間名，名字連同專用姓總共包含三個姓氏。
南方龍現時的皇族為「陽焰」家族、北方龍的則是「暴風雪」家族。
由於居住地理因素，南方龍亦多以火龍為主；北方龍則以冰龍為主。